秘書廿一種

吳越春秋

第二



吳越春秋考

馬氏曰吳越春秋後漢趙曄所作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羣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康熙七年一陽月朔日新安汪士漢考輯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

漢趙曄撰　　新安汪士漢考校

卷一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泰伯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封邰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邰邰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斄城漢地理志作斄與邰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

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疑當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姸（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

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爲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姞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世本隃作揄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世本作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爲八世）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

賓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亾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豳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壬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

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嶽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爲于越也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作據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

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

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爲太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爲正）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子柯盧盧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盧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畢）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畢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莫公切左傳）

史記正義同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亾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為行人教

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非巫臣爲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爲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爲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爲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

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適通作嫡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爲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爲襄公

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　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季歷二伯來入荊蠻遂城爲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公庶存適亡嫡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

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及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為毗陵縣晉為毗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作察）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

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閽弒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閽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爲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十三年皆當删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以効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爲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

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爲楚所獲亦曰艅艎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捹盖捹其不備取之以歸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

楚人也名員音云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員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爲射者所圖絃矢卒音猝忽遽貌倉卒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

（有臺在城內）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爲美前莊王爲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卽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爲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爲太子太傅

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爲少傅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爲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爲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己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爲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疏骨肉

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
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
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
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
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爲
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爲人少好扵文長習
扵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寃
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
之譽二子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

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
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耻反遇奢爲國相封二
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
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
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
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
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
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
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
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往方死何候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别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訣别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爲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

遣追捕子胥胥乃貫（烏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亾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人追書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卽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亾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

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敎子報楚則為不忠敎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亾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内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

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吴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亾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聲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乗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

潯當作尋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羮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劒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劒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劒乎遂辭不受謂

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
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
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誡漁父曰掩子
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
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
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
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
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
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

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也明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

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爲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諜）伐楚者非爲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内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

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爲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令大王踐國制威爲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鱄設諸）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理志爲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

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史記索隱曰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爲使去聲亾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

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劒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擇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郹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遏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皆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爲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爲巢縣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卑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兩女子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爲冬皆誤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似承世家之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使公子蓋餘燭傭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

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眞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窋室中（左傳作堀室史記作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愼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

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窋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胥（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爲戟單枝爲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軹詩軹謂兩轊詩詁曰車軸之耑貫轂者爲楷轂末之小穿容轊者爲軹此言胥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交倚專諸之胥也）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爲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

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爲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一卷終

吳越春秋

漢趙曄撰　新安汪士漢考校

卷二

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出莊子）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亾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

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亾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爲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

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上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史記律書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巳爲地戶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

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

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髪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槖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鈌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

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鈌則亾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舋（通作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舋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

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嚭披美切）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俱作伯）州犂之孫平王誅州犂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犂何罪子胥曰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郄宛（郄當作郤誅此書似以伯州犂郤宛爲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于郟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犂號郤宛非也）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遙切　旦也）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

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爲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郄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横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太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爲

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旣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

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下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

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

勇士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徼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倅於字疑當作攸）詰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蔚當作慰）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

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占疑)(當作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

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

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

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内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

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豎尹切兵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

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抱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絶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鐵椹）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

之當左右進退廻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亾將二公子蓋餘

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犂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犂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爲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伍奢伯州犂與郤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爲鄰國所笑且郄（郤）伍之家出奔於吳

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讐於楚故彊敵之兵曰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題湊椁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羡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

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皆作胡）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

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

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灊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爲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爲二年何也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灊）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

言遂伐破檇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爲闔廬五年杜預解亦此之前雖彊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檇里左傳史記俱作檇李檇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云公子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江北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鎭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爲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爲闔廬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爲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亾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名肅爽駿馬也爽音霜亦曰驌驦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

年止之唐成（成當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爲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蔡侯）使其子乾爲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水為陣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

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澨五戰徑至於郢王追追當作迫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芈綿婢切楚姓平王女也出河濉河水出崑侖濉與睢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酈道元注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三説各不同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濉濟江入于雲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䢵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盗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孫由于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鄖音云江陵有鄖城楚昭王時鄖公所築今松滋也大夫鍾建負季芈以從鄖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

之謂其兄辛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爲市欲出昭王王聞

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橈音饒小楫）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

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亾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

蹠（蹠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大也）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桓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亾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左傳國語皆作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疆埸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亾於秦何利則亦亾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

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澨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亾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亾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

昭王而屠荊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讐加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祜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壹賁皇奔晉迭爲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麇角用巢鄢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言盖其爵禄而反之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爲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罔讒以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鞭其舊君而甘心焉是擧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監矣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犂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刧刧疑當作劬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

暢達（之暢達當作而暢達之）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音戾）（懔悷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亾將欲報以百

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飡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

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冢）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

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夫上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旁名姑胥旦食䱇山越絕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絜宮越王獻西子於月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且

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爲鄱陽縣屬九江郡今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爲仇敵吳歲有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歲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以臣伍員伯嚭爲之也其間駕釐虺棘櫟麻五邑之役與庸浦皋舟鵲岸房鍾州來雞父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蔿若蔿若字誤當作鄀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乎遷郢於鄀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纍闔廬子夫差兄史以爲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爲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鄀音若服虔曰楚邑今襄陽也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勾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

何
也

吳越春秋二卷終

吳越春秋

漢趙曄撰　　新安汪士漢考校

卷三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爲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吳子傳來復儆師是爲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

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爲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聽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爲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叔牙晏嬰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爲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作恣者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郤郤與隙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吴且吴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吴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南見吴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吴王謂吴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吴爭彊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亾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困居越絕困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

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疑絕作弔君故來與下文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國語作是）

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敎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敎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强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

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爲魚鱉（國語鱉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内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

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亾國舉（國語舉作興）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作息）大臣内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内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悦

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劒一良馬（子貢傳馬作矛）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越絕鼈下有餌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獘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内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鋭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卽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柰何定公曰何以待

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鑩（音歷 鬲屬）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音吳 刀名 錕鋘山出金作刀可切玉）殖吾宮墻流水湯湯（音商 流貌）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鑩蒸而不炊者大王

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四夷已服
朝諸侯也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
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
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
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
晝夢為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
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
弟（越絕長城公弟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
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
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

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亾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

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傽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鑑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越絕盲作俑僮作當者是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

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爲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爲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孫駱爲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

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救瘑（古禾切　疽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瘑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爲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

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
武决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
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
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
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
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
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
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
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
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聽不知當世

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眾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計策若艾草菅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荊蠻斯

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衂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死掛子胥傳作抉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亾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

宰嚭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
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
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竝
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亾國復
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
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
無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
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
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

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
之亾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
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
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
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
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
如亾乎子胥曰亾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
使人賜屬鏤之劒（屬鏤劒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劒徒跣褰
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
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

吾言反賜我劒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劒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逄比干爲友遂伏劒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爲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

夷榼形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鱉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

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悷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爲闌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國語作沂者是）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淸旦懷丸持彈從後

園而來衣袷袷當作洽洽也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𧿒䠞微進欲啄螳蜋夫黃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

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郎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宦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

子友於姑熊夷（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昬秣馬食（音飼）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矢名）望之若荼（周禮望而眡之欲其

荼白也註韋華遠眡之當如茅莠之色詩有女如荼箋荼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

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睢傳膝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

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歃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卽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鈹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鑒）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泝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乎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

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句又九具切）吾與君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

闔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爲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

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別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寰宇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

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
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
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
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
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
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
今寡人得邪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

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兎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亾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亾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亾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

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徐天祐曰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忿父之讎釋越不誅爲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坐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爲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爲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

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劔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而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使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繁組國語組字上有結字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

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作纍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子貢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楚也斯言遊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否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家墓如巫臣要離十六將之類皆其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家則地

吳越春秋三卷終

吳越春秋

漢趙曄撰　　新安汪士漢考校

卷四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之前君無余者（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善無餘）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爲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爲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爲顓頊之後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

所感因而姙孕剖脅而産高密世本曰鯀娶有辛氏
女謂之女志是生高
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已見流星
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
史記以文命爲禹之名孔安國謂
禹爲名張晏謂禹爲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
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
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
郡縣志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
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
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潰九州閼塞四瀆壅閉帝乃
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
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
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尚書堯
典作方
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
違也鯀性狠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

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鯀投于水化爲黃能或作熊因爲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爲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

甄字不通疑暨字之誤準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鬴謂之覆鬴山一名釜山鬴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媯

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文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此禹治水之年通鯀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若此類蓋傳疑尚矣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樺樺橇音蕝樺丘逢切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

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嘗禹會諸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

尾之異尤徵也疑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東西竪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竪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愼曰太章竪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烏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

啞啞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着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而見縛人禹捬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絶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岸水經

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水曰赤坼水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徊崑崙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即河源所出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決弱水於北漢地理志弱水在張掖郡刪丹縣栁宗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曰弱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闢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

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

方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愼愼當作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於

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槨桐棺（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

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家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嚥喋嚥喋指天向禹墓曰我

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爲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曎曎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曎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戊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按鄒本郝子之國此云楚之鄒人蓋鄒爲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爲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皐如等豈皆其姓耶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餞行也軍陣固陵范蠡敎兵城也水經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郎今西與哀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

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逢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記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即所囚之室也羑音酉）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

天存亾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巳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

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此下當有知字）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

而受冤行哭而爲隷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鷄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劉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

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絕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裴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亾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皐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

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肩音弼註亦作大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大夫曳庸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

奉教順理不失分去聲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亾之君勑臣守禦子閭以事臣謀以能令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下當有闕字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亾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

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

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作兮）翩翩集洲渚

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此闕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凡梵兩音馬疾步)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憂也詩憂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胡犬切淚流貌)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巳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

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絲縷也）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

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

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所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

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

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

項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

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巳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眞非人也數（䏻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卽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

出溲所九切惡遏各切下同溲即便也惡大溲也大小溲亦曰前後溲見史倉公傳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岑草蕺也菜名擷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斸其根食之

會稽志載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蕺于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

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
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
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
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
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
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
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其當作不）焦
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
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
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

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旣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

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吴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吴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吴吴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

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令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徒結切日昃也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曰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

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四卷終

吳越春秋

漢趙曄撰　　新　𡈼漢考校

卷五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禺音隅

中時加巳也淮南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錬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

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豉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虔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

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

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冠其山巔以爲靈臺水經註怪山右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馳於離丘立苑於樂野越絕曰越王弋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爲苑今有樂瀆村燕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州東南十里齊臺在於襟山被越境無襟山

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氷廚一曰氷室所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

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毛氏箋葛所以爲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

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一縣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爲太末縣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欓報吳增封之禮謂欓爲越椒今此書無九欓二字詳下文文笥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党党玉篇党丁盎切盆也此党字誤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廋當作艘漢溝洫志漕船五百艘今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日以越僻狄狄當作狹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

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莬台台音胎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所引皆作未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

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

臺游以罷苦疲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許文意上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躃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八字文衍猛獸將擊必餌餌當作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

早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吴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吴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吴夫吴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决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吴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

其策鄰國通而不絶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亦作頹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熻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

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虚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内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皐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

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社福得得下當有返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檄驚檄疑當作警言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

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希字之誤希布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

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亾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亾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

平聲試以難事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酒無量不及亂指之以使曲禮若有指使註指事使人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

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七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下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槀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

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禹陵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陵之名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爲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秦晉以前亦本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遼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渚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别州縣之字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

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工作之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一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illegible]刺而信越嘗以其李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爲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爲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爲殿亦已伏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吳何越之失旨而吳之易悅耶

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爲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空爲孤對衝爲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歆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亾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亾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亾者別眞僞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眞僞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

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大象定者為經

動者爲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陟略切置也望陽出糶筴筴通作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飾以羅穀敎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土城在會稽縣東六里臨

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寑廣韻寑陋又貌醜或作侵史魏其傳武安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亾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

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亾以妹喜殷亾以妲巳周亾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亾夏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巳女焉有寵而亾殷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與繒西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亾妹音末喜音嬉）吳王不聽遂受其女

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聲）大夫種使（去聲）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饑

餧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親不與未成冤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爲駕車卻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

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蟲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蟲無足曰豸疑當作豕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

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爲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爲三家之表意謂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太宰嚭曰子胥爲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爲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

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亾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卽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

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箖箊竹名箖直尋切箊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篔簹箖箊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蓋

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接此書末字當作末捷通作接易晝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兎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横逆

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爲版五版爲堵左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亦作板此墮字疑當作隊長疑是上聲高或人名也）當世（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

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帝當作黃）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世本黃帝臣牟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逄蒙逄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

三侯少異耳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敎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裹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敎

使也金爲實　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
受敎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
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
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
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
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
若戴板頭若激卯左蹉右足橫句左手若附枝右手
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
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敎豈
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五卷終

吳越春秋

漢趙曄撰　　新安汪士漢考校

卷六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爲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疆者爲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

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

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餼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聲）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鋭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羮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餔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爲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

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鬬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嬴（嬴當作蠃蒲水草蠃蚌蛤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

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恥也（國語註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徼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

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
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
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
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
胥道道當作導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
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
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
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
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
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

諸御千人史記倭士作敎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敎士謂常所敎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祜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兵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卽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爲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衷）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作問）於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欲作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烏故切憎也）稱其善掩其惡（遏各切不善也）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

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略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爲八大夫耶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衷兵革旣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卽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愼守以

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愼哉大夫皐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
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
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
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
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
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
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
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
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恐於外令去聲已下令字

背同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
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
王背音倍下背垣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
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
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
爲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
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
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
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
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

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塡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卽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聲）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

去之詞曰躁躁摧長恧兮擢戟馭殳（殳音殊兵器詩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殳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

蘇三軍一飛降（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

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

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貔猛獸陸機曰似虎或曰似熊羆貙樗俱切似貍能捕獸[illegible]天陸佃曰虎五指爲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

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

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

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慝行去聲）不當

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
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
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
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亾者吾
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亾葬埋之矣明
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
醫藥給其麋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
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
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
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子養者及其犯誅

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鼃蟲而爲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重千斤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

周禮兕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吳大槩與此畧同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囿韋昭曰囿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

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陌流溢至此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卻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

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為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為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

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戹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

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旣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劒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劒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經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劒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劒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巳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巳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此

書無之亦闕文也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爲爲當作焉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爲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音洛乃命樂音岳下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作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

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啄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徼倖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

赦巳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流汙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妻

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研

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皐如之徒日益疏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作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爲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

文種之不圖故不爲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忠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大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亨亨當作享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

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

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徙

宅自投死亾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

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

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

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

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

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

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

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作鏤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皆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今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

即臥龍山文名種山一日重山太平御覽巳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也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鬥足之羨周禮冢人丘隧註羨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下外羨上卷夫羨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或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王僚傳被棠鐵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略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

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酋矛長常有四尺夷矛十六尺爲常常倍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爲句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矣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爲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爲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爲陬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愳知其不入越也而況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

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冢者允常冢也）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熛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註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勾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爲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爲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河梁兮渡河河梁舉兵所伐攻

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内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爲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三年薨）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

江泲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
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愼之哉遂卒興夷即位
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彊卒子玉
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句踐至于親其歷八主皆稱
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瑯邪徙於吳
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十世
爲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六世

無皞　夫康　元常　勾踐　與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彞穆柳有幽公爲名　王侯自稱爲君

尊親失琅邪爲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移格當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

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彊以世家考之則十世矣無彊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爲君或者卽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彊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彊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亾凡一百五十三年適顯王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主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瑯邪徙於吳爲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彊之死衆叛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亾國也又紀年曰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六卷終



